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四十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三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也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器度宏遠炳甞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轉著作佐郎直史館雍熈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並除右補闕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淳化三年拜

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眞宗為皇太子以沆為賓客侍以師傅禮眞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入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繼遷久以西鄙叛遂有圖取朔方之意時朝廷困於飛輓朔方危蹙左右大臣及中外之議咸以為靈州迺必爭之地不可失眞宗以問沆沆曰靈州必非朝廷有也臣請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

壘而歸如此則闗右之民可息肩矣未幾靈州陷眞宗益信重之眞宗嘗問沆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非讒即佞臣常惡之眞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宫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爇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眞宗又問沆治道所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眞宗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眞宗深以爲然故終眞宗之世

數人者皆不進用所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沆之力也沆嘗言吾在朝廷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用此以報國在相位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吾老不見矣此君異日之憂也景德元年薨于位年五十八真宗對侍臣曰沆忠亮淳厚終始如一言之泣涕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靖乾興元

年配享真宗廟廷沆内行修謹識大體不求聲譽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沆既薨其後真宗朝陵展禮封山行慶鉅典盛儀無所不舉且爲相毋思沆之言歎曰李文靖聖人也故當時謂沆爲聖相云弟維

維字仲方舉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名試中書除直集賢院兄沆爲宰相與維友愛暇日相與笑言而未嘗及世務然維終欲避權勢出知歙州沆薨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以疾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承旨修真宗實

錄累遷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使知亳州徙河陽又知陳州卒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與修冊府元龜至老手不釋卷性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善談論工詩嗜酒常曰人生詩酒足復何營哉既卒家無餘財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有傳旦少好學祐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再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旦亦獻其所為文章得直史館拜右正言知

制誥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以壻避嫌改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錢若水名能知人甞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得暴疾命旦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天書降為天書儀仗使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俱為大禮使累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聖祖降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眞宗以兖州壽丘為聖祖降生之地建景靈宫以旦為朝修使宫成册拜司空進司徒遷太保方是時契丹既已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其為相務行故事進退能否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旦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旦所言不決旦在相位久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爲賢相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甞知寇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吿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旦所薦凖始媿歎以

爲不可及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云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

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内臣官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謗於上者且輙引咎未甞自辨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且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

所與往還問吉凶之説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併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旦曰臣已焚之矣於是獲免者衆旦在政府十八年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

皇子拜旦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兩府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為名臣旦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參決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初旦以宰相兼領至是罷政仍領使宮觀專置使始于旦自旦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曰文正乾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廷旦事寡嫂謹兄弟友愛尤

篤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云子雍冲素雍官至司封郎中冲至左贊善大夫

素字仲儀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御史中丞孔道輔薦其材拜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徙宣州召還知諫院時以皇子生議大赦及恩賜者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紓民

力且將士以久勞待恩賜而臣下乃坐享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為國計也議遂寢仁宗嘗召諫官歐陽脩及素等四人嘉其論事無所避悉賜章服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使徙知渭州宣撫使范仲淹劾轉運使劉京市木擾民事連素降知華州又落職知汝州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知渭州除龍圖閣直學士蔣偕知原州說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備而為明珠滅臧伺間邀擊之偕遁歸伏庭下請死素貫其罪令復往立功以自贖總

管狄青曰偕輕而無謀不可遣素曰偕死則君往青不敢復言偕卒能致其酋長全所築堡而還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仁宗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仁宗曰姑言之素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仁宗憮然有間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求補外除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復知開封爲羣牧使出知許州夏人冦靜邊砦圍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

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移青州觀察使復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知太原府又知汝州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本朝故事宰執侍從引年告謝必優遷品秩或為東宮師傅未有帶職者帶職致仕自素始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素為吏敢擊斷時稱其材晚節官顯意不在事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問學能為文章為祕書省正字嘗坐軾累貶賓州元祐中用軾薦除太常博

士其後坐元祐黨貶官云

質字子野且猶子也始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獻所為文名試除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得盜鑄者百餘人以詫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之質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為開封府推官出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駮曰法當原質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

則公行爲盜而弟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貶監靈仙宫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知荆南府爲政有惠愛名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誚質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自陷朋黨復曰昔徐晦不負楊臨賀今質顧附范饒州若得爲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媿伏明年出知陜

州卒年四十五

臣稱曰李沆王旦相繼相章聖君臣俱欲無為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下則水土平艸木茂外則邊鄙不聳内則比屋可封眞得宰相之職矣而沆猶日奏水旱盜賊之事以防人主侈心其先識遠慮蓋如此以旦之賢諫行言聽而於此有媿於沆焉此春秋之法所以責備於賢者也

東都事略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四十一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也父瑀惟一子敎督甚嚴嘗謂其妻曰大吾門者此子也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吉州代還遷著作郎爲戸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使入爲戸部判官知制誥以親累出知廣州就除廣南轉運使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

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用之當路者有言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嘗求敏中從末減下御史臺捕侃佽詰之曰有書敏中不啓封還之書今瘞臨江軍傳舍遣人索之果得書緘封如故太宗驚異遂決意大用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命兼知樞密院事真宗命重臣撫邊以敏中爲河北河西安撫大使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
典其第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已真宗以問敏中對曰臣
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娶既而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
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其子德
明將議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安撫使從京兆真宗
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敏中得詔不泄邊境以安
於是真宗有復用之意二年徙知延州知河南府東封
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還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

大中祥符五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天禧元年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遷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敏中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為人主所知及除僕射眞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眞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敏中諸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若已不與避遠賢勢謹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時論目為重德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簡子

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
傳範密州觀察使謚曰惠節傳亮子經官至定國軍留
後謚曰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敏中界贈燕王
傳亮周王經吳王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也後居鄭州舉進士爲濟
州團練推官稍遷殿中丞監察御史遷左拾遺爲吳王
府記室參軍擢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出知潁州眞
宗爲開封尹以士安爲判官東宮建兼右庶子眞宗即

位即令士安攝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復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出知潞州召還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景德初李沆薨中書闕宰相乃拜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曰寇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朝臣罕出其右如準者陛下所宜用也眞宗亦欲相準藉士安宿德以鎮之不閲月與準並相士安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契丹入塞初王繼忠戰沒敵中至是為敵人奏請議和士安力

贊眞宗當羈縻不絶漸許其成時已詔廵幸而大臣有
請幸金陵成都者士安與寇準力陳其故堅定前計眞
宗乃幸澶州及契丹請和遣曹利用使于兵閒議和事
歲遺敵銀絹三十萬是時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
此敵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衆未為然也然自景德
以來百有餘年自古和好所未嘗有議者以士安之言
為得焉二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士安端
重有識度善談論所至以公正稱子世長官至衛尉卿

孫從古尚書駕部郎中曾孫四人仲偃字希言仕為郡守仲衍字夷仲元豐中為中書舍人仲游字公叔元祐中名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學士蘇軾以仲游為第一除集賢校理甞為部使者入元祐籍後任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致仕有文集行于世仲愈字將叔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於是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以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力學有器識舉進士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在巴東五年不得代又宰成安賦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名試左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會詔百官言邊事準極陳利害太宗深器之擢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若影響大旱之徵蓋刑有所

不平爾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有二臣者犯法一死一不問而不問者乃參知政事王沔之弟也非不平而何太宗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用是歲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閒言至終不能移上意也五年召為參知政事因奏對切直太宗怒起準輒挽上衣留以俟處決太宗歎曰眞宰相才也

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始自青州召還也太宗謂之曰卿何來緩邪準曰臣非召不得至太宗曰朕子孰可付神器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不可也謀及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屏左右謂曰襄王可乎準曰非臣所知也太宗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人望翕然太宗曰天下心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曰顧得所付天下之福也太

宗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特詔拯無得亂朝制拯因上疏陳準擅權又條嶺南官除拜不平數事準入對自辨太宗曰若廷辨是非失執政體力爭不已太宗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明日準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上前太宗滋不悦遂罷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又徙鳳翔府轉刑部侍郎知

開封府遷兵部侍郎爲三司使景德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歲契丹入邊直抵澶魏眞宗召羣臣問禦戎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僉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眞宗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側準心知二人所爲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二策者罪可斬也今邊勢憑陵陛下當率厲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軫一步萬衆雲散楚蜀

可得至邪凖乃叱欽若等曰天子神武而將臣協和若車駕親征賊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使勞逸之勢我得勝筭因請幸澶州並陳河北用兵之略甚備眞宗遂幸澶州至南城皆言敵兵方盛願駐蹕以觀兵勢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之勢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士氣百倍何疑而不進哉眞宗即日度河軍威大震御城門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

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弩伏發射殺其貴將撻覽契丹懼因密奉書請盟河北遂罷兵準在位喜用寒進每御史缺嘗取敢言之士用之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用例簿非所謂進賢退不肖因却而不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以刑部尚書罷知陝州遷户部尚書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大中祥符七年拜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罷爲武勝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踰月判河南府徙判永興軍天禧元年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右僕射初劉后之立也準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不可后銜之及眞宗不豫后參與朝政準請閒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羽翼太

子眞宗然之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進億以代謂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詣曹利用第謀其事遂密以聞明日罷準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踰月楊崇勲等告内侍周懐政謀廢皇后奉眞宗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用準爲相懐政既事泄被誅又降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户參軍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既至準

方與羣臣宴驛吏言狀羣臣皆竦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益懼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準準拜于庭升階復宴人服其量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至海十里準悵然曰吾少時有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人生得喪豈偶然邪初丁謂為參知政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羮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謂曰君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

愧恨及南遷天下莫不寃之初過零陵行囊爲溪寇所掠其酋長聞而趣還之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踰年徙衡州司馬丁謂亦以罪貶道出雷州欲見凖凖拒絶之太宗嘗得通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凖及是凖遣人取自洛中至數日具朝服被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年六十三詔許歸葬西京過公安民擁道設祭立竹焚幣月餘枯竹皆自生邑民嗟嘆即生竹地立祠歲時享之謂其竹曰寇公

竹歲久成林人不忍伐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萊國公謚曰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隨終于殿中丞

臣稱曰自古功名之機惟斷乃成者斯難哉方契丹舉國入寇準排羣議決親征之策一戰而勝遂與之和功名之機準誠得之矣及章聖寢疾政出帷幄而準忘身徇國為社稷計乃以漏言貶死哀哉韓子有言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如是者身危其凖之謂邪

東都事略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四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五

高瓊家世燕人也父乾徙居亳州之蒙城瓊少時在外寢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金甲而侍其側者父異之及長以材勇事太宗于潛邸即位以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征幽薊太宗倍道還京師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

帥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累遷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移鎮保大真宗即位改鎮彰信咸平初契丹犯塞瓊將并代之師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傳潛以逗留得罪以瓊代將其兵兵罷復還治所三年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諸將臨敵退衂真宗已貸其罪議者以為敗軍之將當誅真宗以問瓊瓊對曰罪誠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

江南西蜀者寇準不可諸將中獨瓊與準意同準既力
爭之眞宗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準曰請召高瓊
瓊至乃言避狄爲便準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
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
耳眞宗乃大驚始決北征之策眞宗既親征時前軍已
與契丹戰或有勸眞宗南還者瓊因言契丹師衆已老
陛下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眞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
城瓊固請度河眞宗從之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檛

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眞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黄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嵗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撻覽中弩死契丹遂退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退爲本班剩員瓊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以疾求解兵柄授忠武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侍中謚曰武烈瓊曉軍政善訓諸子使讀書率能自立於時子繼勲繼忠繼和繼宣繼隆繼元繼宣官至

防禦使繼忠至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繼勳字紹先初補殿直太宗見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反繼勳引兵與賊黨戰轉鬬至嘉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潰以功遷崇儀使徙綿漢劒門都廵檢又徙陝西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眞宗嘉之除宮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嵜嵐軍敵入冦繼勳謂軍使賈宗曰敵雖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甚衆遷弓

箭庫使累遷東上閤門使以隴州團練使知雄州拜威武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順又徙昭信景祐二年以年高進見節其拜許其子扶掖未幾辭管軍遂改鎮天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穆武繼勳謙謹有機略善撫士卒戰常有功第三子遵甫終西作坊使女即宣仁聖烈皇后也遵累贈魏王繼勳楚王

遵甫魯王

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父任為三班借職稍遷供備庫

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引去會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盟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盟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耶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櫜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种諤取綏州帥怒其擅興欲正軍法諤稱得密旨於遵裕諤

被罪遵裕亦降為乾州兵馬監押熈寧初王韶議將復洮隴命遵裕從行遂副韶帥秦鳳韶帥熈河徙遵裕為總管六年從韶取岷州以功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熈州坐事罷知潁州起帥環慶又坐奏報不實降西上閤門使知淮陽軍起知代州尋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灤敵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涇原師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

下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爲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敵騎少却涇原師殿爲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郢州團練副使安置後復右屯衛將軍卒年六十四紹聖中追贈奉國軍留後

臣稱曰高瓊與寇準協謀勸眞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自是和好益固人物歲滋北邊無烽燧之警者百有餘年盛德之報慶流後裔篤生聖后爲女中堯舜天實興之也

傅潛冀州衡水人也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及即位為東西班指揮使從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有功累遷至雲州防禦使雍熙三年命曹彬北征以潛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都指揮使與契丹戰敗于拒馬河責右領軍衛大將軍起為內外馬步軍頭遷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拜昭化軍節度使徙鎮武成真宗即位改鎮忠武契丹入邊以潛將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之兵潛畏懦擁步騎八萬

閉門自守未嘗出戰將校皆蓄銳爭奮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遂攻威虜略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洺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遣使督其出師諸將亦屢促之不聽諸將憤怒因詬潛曰公怯乃不如一嫗耳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耳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諸將于高陽關逆擊之許出兵為援諸將與敵血戰而潛竟不至康保裔遂陷于陳眞宗將親征又命石保吉自大名領前軍

赴鎮定潛逗留不發以致敵騎犯德棣度河刼人民焚廬舍眞宗駐大名而邊捷未至聞驍將石普楊延昭等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眞宗大怒命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議法當斬眞宗貸之削奪官爵長流房州張昭允亦貶道州會赦徙汝州復團練使改左千牛衛將軍分司西京遷左監門衛大將軍久之判左金吾仗卒年七十

王超趙州人也弱冠長七尺餘太宗為開封尹名隷麾下及即位以隷御龍直累立戰功遂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改鎮天平咸平二年眞宗大閲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眞宗御戎幄觀之顧謂超曰士衆嚴整戎行訓練惟汝之功契丹入邊眞宗親征以超為先鋒都點檢傅潛逗撓命超代將鎮州行營之師又帥鎮定高陽三路與契丹戰于遂城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俘馘二萬計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

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從師永興軍宰相言超有將帥材遂以超師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又加鎮定高陽關三路屯定州六年契丹入邊繼忠與戰于望都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于契丹景德初眞宗駐蹕澶淵命超赴援超又緩行契丹遂深入會契丹通好眞宗罷超三路帥以為崇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鎮安遠知潞州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年六十二贈侍中超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因休沐過營壘軍校不將迎瓊命捶

之超曰若按習可懲其不肅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鬭有子德用仁宗朝樞密使同平章事自有傳

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為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眞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邊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鬭累日援兵不至遂陷于契丹朝廷謂其死矣贈大同軍節度使景德初契丹令繼忠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繼

忠有力焉自是朝廷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請名還眞宗以誓好旣定賜詔諭之契丹主待之甚厚更其姓名曰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爲吳王後不知其所終

葛霸眞定人也始事太宗于潛邸以雄勇知名太宗即位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散貟都虞候雍熈中北伐契丹諸將失利以霸爲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與敵戰于唐河敗走之名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

端拱初出爲博州團練使累擢澶州觀察使殿前都虞候拜保順軍節度使出帥鎮州徙天雄軍眞宗幸大名以霸領貝鎮高陽關前軍就遷副都指揮使改邠寧涇原環慶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感德契丹犯邊眞宗議親征以霸副李繼隆爲排陳使駐澶州明年召還霸以老請解軍職授昭德軍節度使出帥幷代徙知耀州卒年七十五贈太尉霸爲人鄙吝然以謹直保位云子懷敏

懷敏始以父蔭授西頭供奉官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其才者嘗為益州路提點刑獄知隰莫保雄滄淤六州陝西用兵為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權眉州防禦使知涇州遷鄜延路副都總管改涇原兼經略安撫使元昊寇鎮戎軍賊引兵偽遁懷敏遂率諸將趣定川環慶路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甕城乃蘇

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從涇原卒敗事奏至贈鎮西軍節度使謚曰忠隱

馮守信字中孚滑州白馬人也太平興國初應募軍籍從征太原先登斬獲甚衆至真宗時以軍功遷至天武都虞候從幸大名遷御龍直都虞候又從真宗北巡次衛南頓真宗問曰契丹入邊汝輩何以展效守信曰臣

等備宿衛常願必死今乃上勞大駕親征將帥之過也
真宗嘉其忠授天武軍都指揮使累遷萊州團練使守
信雖起行伍然本田家子頗知民間疾苦為政無害徙
滄州未幾選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出
知定州徙高陽關知瀛州河決滑州城西即命守信領
州事就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領威虜軍節
度使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勤威
石普其先幽州人也自言唐河中節度使雄之後自其

曾祖徙居太原父通給事太宗于晉邸普方十歲亦留邸中補寄班祗候以督捕盜賊功轉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之亂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馬知節等合擊之順誅遷西京左藏庫使賊黨王鸊鵜復寇邛蜀又為西川捉賊使因馳驛陳蜀亂之因由賦斂急廹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而遂為盜請一切蠲其租賦太宗許之民用感悅賊平及王均據益州叛又以普為招安使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斬于富順監以功拜冀州團練使明年

契丹入寇普為先鋒殺敵騎於炎涼城又敗之于長城徙帥定州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又徙永興軍眞宗以普性剛愎與衆不和乃徙莫州普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慮為姦詐所誤眞宗為製傳令牌又獻御戎圖掘塹設穽以陷征馬轉冀州防禦使眞宗幸澶淵是時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且置密表以請事乎普亦有力焉還容州觀察使再還保平軍留後遂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眞宗方崇符瑞之事普請罷天下

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意大中祥符中普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泰州來言喃厮囉欲雖殺邊臣請以臣所獻地圖當決必勝真宗怒付御史劾之法當死詔貶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後稍復右武大將軍卒年七十五普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衂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令善工製金帶普帶御器械輒面求賜太宗解以賜之後雖謫廢當太宗忌日必

舉族詣佛寺齋薦歲以為常

東都事略卷四十二

東都事略卷四十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六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也少給事太宗於潛邸太宗即位補殿直累遷東上閤門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太宗以其寡學問也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於面牆矣淳化二年罷為崇信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徙延州咸平初改鎮横海知鎮州二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授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將定州行營及鎮定高陽關三路之師大破契丹于威敵軍斬首二萬級徙鎮河陽三城知永興軍以疾還京師卒年七十六贈中書令諡曰忠肅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也少為刀筆吏事趙普甚謹普復相以補中書直省官眞宗在藩邸為前導及即位擢引進使未幾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景德中拜樞密使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恭懿

周瑩瀛州景城人也父景左領軍衛上將軍少給事晉王于潛邸晉王即位是謂太宗補殿直累擢客省使僉書樞密院宣徽院諸房公事與內臣劉承珪對掌其任咸平初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與承規同罷諸房是後不復置云五年除永清軍節度使帥天雄從車駕北巡眞宗以瑩不事事徙知澶州改鎮天平明年知定州徙澶州以疾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瑩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莅軍旅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

無善狀謚曰忠穆議者以爲美改謚曰元惠

馬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也父全乂江州防禦使全乂從太祖定天下有戰功知節幼孤太宗名見授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見憚如老將又監潭州兵何承矩爲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故折節讀書雍熈閒護博州兵契丹入邊王師敗于君子館知節全城繕甲儲積芻粟僚吏不悦其生事也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衆始歎服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

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道其事知節曰此軍戍少而積粟多歟其腐當得什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李順之亂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抗直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蹂賊賊十萬衆攻城知節曰死賊手非壯士也力戰適有兵至者賊

遂潰太宗聞而歎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爲益漢州都巡檢使兼益州鈐轄遷內苑使帳下卒劉旰脅兵爲亂攻破州縣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賊遇殺旰等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二十餘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耳豈不懷歸悉釋之羌懷其德訖終吏不

犯塞遷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知節請以省校代鄉户運舟而課其漕事自是蜀人免破産之患徙知延州戎寇至方上元遂張燈啟關宴樂累夕虜不測因引去知鎮州詔發澶魏六州糧輸定武時方内寇知節曰糧之來資寇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虜無所得而遁知節所至皆以威愛臨下而事無不濟徙知定州拜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僉書樞密院事當

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以為戒進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薄其為人遇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輙面詆之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為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名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既而眞宗閔其癱瘁止命歸鎮而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之

卒年六十三贈侍中謚曰正惠知節慨慷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是歲初置司理參軍即以嗣宗爲秦州司理參軍路沖知州事嘗以公事忤沖意沖怒械繫之又教郡民之無頼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按劾具得訟者之妄嗣宗乃得釋太宗時通判睦州徙汀州太宗遣武德軍卒察遠

方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大怒以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入為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改左司諫入為度支判官出知興元府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至道初又移河東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徙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自是民風稍變咸平中以右諫

議大夫充鹽鐵使出知并州州境有卧龍廟自窮冬閭境致祭風雪中老幼踣於路嗣宗亟毁之名拜御史中丞嗣宗力詆大臣常厚結王旦之弟以求知於旦旦不荅故嗣宗數於上前毁旦真宗亦優容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屢造放不爲放所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憾其言及至京兆又閙乘醉慢駡嗣宗嗣宗因其弟

姝強市田產興訟遣人詰責放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因賜放第於嵩山令避嗣宗焉改知邠州有靈應公廟傍有羣狐居之巫祝假之以惑民多歷年所民信重之前後長吏皆先謁廟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名拜樞密副使求罷除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移河南改感德靜難二鎮再知許州平時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以為言及其晚年疾甚一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

惡之即以爲左屯衛上將軍致仕頗悒悒不自釋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謚曰景莊

雷有終同州郃陽人德驤子也德驤太祖時爲殿中侍御史判大理寺傾陷趙普貶靈武者德驤長子有鄰撾鼓訟堂吏過普因是罷相德驤遂復祕書丞判御史臺三院事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有鄰尋卒德驤太平興國初爲御史知雜出爲陝西河北淮南轉運使積遷諫議大夫入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趙普再入相方

立班宣制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上疏乞歸田里太宗慰勉之曰朕終保卿聽罷考課其後有隣子坐内亂得罪德驤貶感德軍司馬以卒有終以父任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瑛奸贓而代其任太宗雅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德驤任陜西轉運使奏為解州通判遂知州事徙密州為淮南轉運副使王師北征命為蔚州路隨軍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户部度支副使出知昇州又知廣州以女弟壻衛濯訟其家法不謹坐貶衡州團練副使起

爲鹽鐵度支副使領江南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使還知大名府徙江陵李順之亂爲荆湖䕫峽路轉運使知兵馬事至廣安軍夜遇賊衆有終引奇兵從後擊之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名土人嚴更備初夕間道而去賊果圍寺牆壞止得擊柝者賊平移知許州改并州加工部侍郎代還授户部使王均亂除廬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既至而均遁石普襲至富順

監獲之賊平以有終為保信軍留後代還知永興軍徙秦州契丹入邊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既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名拜宣徽北院使卒年五十九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撫士卒既卒贈侍中

簡夫字太簡有隣孫也隱居終南山用杜衍薦為校書郎秦州觀察推官通判儀州歷知坊閬雅三州秩滿會五谿蠻彭仕羲擾邊詔遣簡夫乘馹以往簡夫進築城

堡以據其險間出兵擾之仕義恐遂降入爲鹽鐵判官出知虢州改同州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年六十四簡夫在雅州眉山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于張方平韓琦歐陽脩三人者延譽如不及洵名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東都事略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四十四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堯叟舉進士第一為光祿寺丞直史館遷秘書丞久之為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自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

為利代還為度支判官遷樞密直學士咸平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以堯叟僉書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兼羣牧使堯叟究心羣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便之從祀東封加尚書左丞祀汾陰加户部尚書與欽若並同平章事為樞密使與欽若同罷明年復與欽若為樞密使以疾出為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京師卒年五

十七贈侍中謚曰文忠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典機密軍馬之籍皆記之母馮氏性嚴毅堯叟事親孝謹未嘗忤其意焉弟堯佐堯咨

堯佐字希元舉進士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潮之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遂息又修孔子廟作韓公祠潮人始知為學於是大臣薦其文學得直史館嘗為兩浙轉運使

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輙壞而復理堯佐議實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西又徙河北又徙河東其後隄久不成遂用薪土河決滑州捲埽不能定堯佐乃鑿木如編齒置於湍流隨水而下謂之木龍遂殺水勢而隄乃成又護以長隄郡人謂之陳公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起知渭州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副使拜知制誥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

開封府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而京師治拜翰林學士天聖七年除樞密副使陳詁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逋去章憲明肅皇后怒事下樞密院堯佐以為罪詁則奸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詁遂獲免改參知政事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徙廬州又徙同州復知永興軍又徙鄭州官至戶部侍郎呂夷簡請老仁宗問之曰卿果退以何人代卿夷簡曰知臣莫若君惟陛下擇之仁

宗再三問之夷簡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若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景祐四年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既拜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懲勸自貴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職也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堯佐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明年諫官韓琦論

政事錯繆以宰相非其人卒與王隨同罷拜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四年而卒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穎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贈司空侍中謚曰文惠堯佐工為二韻詩人多傳之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遺興策愚丘集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父及伯季訪華山陳摶摶謂之曰三子皆將相中子伯季所

不逮也卒如其言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殿試進士與劉幾道於試卷中為密號貶單州團練副使大中祥符中復知制誥出知荆南遷集賢院學士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而井泉不可食堯咨乃疏龍首渠入城而民甚利之然其性豪侈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而又慘於用刑數以氣陵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能

堪請徙它路以避之真宗以其所為不法不欲窮治也
止罷學士徙鄧州復知制誥嘗為人所傾其兄堯叟乞
示所犯使知陛下保全之意因詔切責之乃引謝久之
復職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換宿州觀
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固辭因自陳以儒臣而易武守所
惜者腰無金魚耳仁宗特命佩魚以示優恩改武勝軍
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澶州復知天雄軍卒年六十
五贈太尉謚曰康靖堯咨善射知荊南時母馮氏問曰

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荆南當衝要郊勞宴餞殆無虚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邪杖而擊之著治本十六篇渚宮上下編與兄堯叟堯佐同時貴顯本朝最為盛云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也生而穎悟年十三通經傳舉進士獻所為文章名試翰林以為著作佐郎直集

賢院眞宗即位拜右正言眞宗廵師于大名安仁上疏以為當今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激勵武臣舉勸懲之令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此三者急務也所謂大要者五則選將略恃兵勢求軍謀修軍政愛民力眞宗嘉之遷知制誥景德初為翰林學士從幸澶淵契丹請和命學士各進報書眞宗獨用安仁所譔亦以其能備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與聞通好之議敵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敵

使姚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安仁敏於酬酢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以為得體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兖州禮成拜工部侍郎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請依唐故事置修玉牒官奏以劉筠楊億夏竦宋綬為之又為仙源積慶

圖皆統類精簡遷尚書右丞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

歷三院御史彈糾事又請修國朝六典並從之卒年六

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定安仁善議論好誘後進學士

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輿者篤學而早卒安仁

力周其後善訓諸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

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操履純正外晦內明寛恕謙退無

事浮飾有所獻納必焚藁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典

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子良規尚寛尚寛見

循吏傳

良規字元甫以安仁奏爲祕書省正字宰相張知白舉其才召試集賢校理稍遷太常博士兼宗正丞良規得祿賜多所分贍餘則盡之於酒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臥起隨之良規積官至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八

君錫字無愧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辟君錫同修會丁父憂服除累遷宗

正丞同知太常禮院時近臣有請祀英宗於明堂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君錫與禮官建言以為非是請專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詔如君錫議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自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駁論其姦惡命遂格移刑部侍郎改吏部除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於是諫官鄭雍姚勔謂君錫風節不立君錫遂請外除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紹聖初提舉明道宮時方例廢元祐舊人

君錫坐落職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也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置燈密室晝夜忘倦嘗師事徐鉉為文喜嘲詠不為宋白所善白屢知貢舉屢出之卒以進士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參軍真宗時嘗知金州上疏曰

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官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

致治之坦途也代還直史館修起居注遷右正言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中改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名入翰林為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一覽謂敏中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兵部侍郎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文僖彭年在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與凡儀制沿草刑名之學皆

所詳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度雖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荅該辨一無凝滯眞宗眷遇尤厚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舉時京師賜酺與同學出游自東華門至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時所得奉唯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也少舉進士為池州推官

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濮州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
其才遷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遷江南轉運副使眞宗
即位擢監察御史徙兩浙轉運使民飢中正發官廩以
振之代還知并州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河北轉運
使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張詠在郡五載遵詠條敎
人用便之又知并州權知開封府拜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改同知院事又改副使進兵部侍郎叅知政事仁宗
爲皇太子以尚書左丞兼賓客仁宗即位遷兵部尚書

中正與丁謂善謂敗中正力營救之謂既竄而中正亦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徙曹州復禮部尚書丁母憂哀毀而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康懿中正沉厚以孝稱於鄉里事親敬衣服簡質而飲食極於豐美弟中師

中師字祖聖舉進士積官至殿中丞張知白薦其才拜右正言丁謂敗坐兄累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復通判應天府累擢右諫議大夫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急於課利稅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奏蠲之

慶歷初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仁宗欲用之中師素見知於呂夷簡謂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徙陳州上書自言老臣家曹州願守鄉郡以營休老之計仁宗許之踰月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曰安惠中師性樂易家素饒財雖處通顯自奉甚約仁宗數賜飛白書及歸休於里中建御書閣鄉人榮之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也母得吉夢而生起父異之

謂其必大其門因名之曰起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
齊州召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眞宗東封還自泰山羣
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獨上書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
安逸而忽於兢業願陛下毋以告成為恃眞宗嘉之起
素患貢舉之弊因建議糊名以革之至今為著令遷樞
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庭無留事以眞宗判南
牙聽事之所為繼照堂自是無敢居者仁宗初降誕起
方奏事眞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眞宗曰

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出金錢賜起出知河中府又知永興移天雄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并州遂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眞宗得疾幾不悟丁謂用事逐去冠準而以起為黨罷為戶部侍郎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州又知揚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以疾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卒年五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安惠

東都事略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四十五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東都事略卷四十五

宋　王稱　撰

列傳二十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駮司張永德為幷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

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冦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旴謀作亂掠懐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冦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

死所矣正懼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倡爲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

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輙寛之使獲安濟有與其婿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資産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眞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眞宗遣使傳諭曰得

卿治蜀朕無西顧憂歸朝求知潁州眞宗乃命知昇州

州率火災詠廉知民之不逞者為之懲以峻刑其患遂

息轉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

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

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

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中第致位光顯

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

來謁閽吏走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郊斷其首而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不至斬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好爲大言喜事奇節

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詠卞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連拜不已或倨坐忿罵嘗自號乖崖公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也自其祖翰徙居廬州遂為合淝人舉進士久除外官亮有治劇才太宗初置提點刑獄官亮領福建治獄察寃多所全活就除知福州蘇

易簡薦其才名還同提點三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會赦得原益横甚亮發其姦而誅之郡中肅然改殿中侍御史真宗即位亮言陛下初即政軍賜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州郡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宣布恩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勢尊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内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後皆施用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

二道放積欠奏除者數百萬使還拜三司磨勘司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誅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數及械送詿誤者僅九十人至京師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亮言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若不貸之恐益危懼貽朝廷憂從之加直史館復還部奏除廢井鹽逋二百餘萬代還知潭州久之入爲御史中丞請父祖未葬者不許析居以厚風教明年以兵部侍郎知廬州從江寧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

諡忠肅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居于蜀父允中仕孟氏為給事中還朝為都官郎中映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綿州稍遷殿中丞為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名對顧謂左右曰薛映賢士也除江南轉運使遷直史館為京東河東轉運使請郡知相州眞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復為京東轉運使遷禮部郎中知制誥景德初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政敏銳庭無留事

居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眞宗東封為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出知河南府以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徙楊州進刑部侍郎建言昇州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眞宗覽奏矍然曰有是哉此豈朝廷所知邪悉蠲之天禧初知并州入判集賢院改尚書右丞知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加禮部尚書又遷刑部為集賢院學士知曹州頃之分司南京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謚曰文恭暎好學該博典藩府其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

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寒暑無一日異云

凌策字子奇宣州人也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勵志好學舉進士起家為廣安軍判官換西川節度推官又僉書兩使判官代還通判定州李順之亂朝廷擇官于川峽策自陳嘗三莅蜀矣雖遠不敢憚乃命知蜀州徙縣州又知揚州王旦言策莅事強濟乃以為江南轉運使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劒遺之其後官劒外者凡六人以為異策處

事精審所至有治迹入知通進銀臺司眞宗嘗言策有
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拜給事中御史中丞以疾罷為工
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也舉進士寇準薦其才擢知興化
軍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素交通權貴而持郡短長縱
為姦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
罵而去因誣及嘗訕毀朝政會有上書發諫事者命轉
運使與及察其狀盡疏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鞫之斬

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遷至戶部副使出為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之才也及至秦州州之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掣婦人釵金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還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銓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

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閑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邪僚佐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閑郡以自逸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忌杭風俗輕靡未嘗事宴游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為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在杭未嘗市物惟置白樂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

府遷工部侍郎知鄆州又徙河南名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恭惠

臣稱曰治民之術貴乎剛柔適中而已矣剛則民怨而不服柔則民肆而難制剛足以制其肆而不起其怨柔足以收其怨而不致於肆者自非因時秉理之君子其何以能之哉以詠之明決亮之開濟映之果敢策之敏鋭及之沉毅施于有政號為稱職而皆得剛柔之中有益於治求諸漢世其韓延壽尹翁歸之流近之矣

東都事略卷四十五